

◎ 散文

清明前夕,又到了“看望”父亲的日子。

前天晚上,哥哥打来电话,问能否提前几天回老家给父亲添坟,我就豫间,哥哥又说,不是有“早清明晚十一”的说法嘛。想想也是,况且因为疫情,我有近两个月没有回老家了。听说我明天准备回老家,在客厅正上网课的孩子嚷嚷着也要回去“看”爷爷。

你不是还要上网课吗?耽误了跟不上趟怎么办?我问孩子。

网课偶尔有一两节不上,还可以抽时间补,可清明节要过了,今年就没法再补了。孩子撅起小嘴嘟囔着。

孩子的主动,让我有些意外,他所述说的理由,更是让我没想到。

对于上坟,我是极看重的。可每年清明节,孩子的表现总是让人不满意,甚至有些窝火。在仪式将要开始时,一不留意就不见了踪影,不知跑到哪里疯玩了。仪式结束返回时,孩子又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我正要发火时,姐姐哥哥便都劝,孩子年龄小贪玩,就别跟他较劲了。细想一下,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父亲走时,孩子还小。对爷爷的印象,孩子的记忆应该是模糊的,甚至一片空白。于孩子而言,“爷爷”或许只是一个称呼。

孩子从小好奇,总喜欢问这问那,

不老是亲情

李扬

尤其喜欢问我的过去,听我讲小时候的事儿,于是我便给他讲:夏日的夜晚,我喜欢躺在院子里的床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和着蝉鸣虫鸣,听父亲讲嫉恶如仇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取经路上的各种妖魔鬼怪斗智斗勇、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冬日的夜晚,我喜欢挤在暖和的被窝里,和着窗外北风吹着枯枝发出的哨子声,听父亲讲匡衡“凿壁借光”苦读诗书、“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

其实,因孩子上网课学习紧张,这一次我本不打算带他的,可没想到,他却主动要求和我同回。对此,我又如何忍心拒绝呢?

路上,孩子说他为爷爷写了一封信,想在上坟时读给爷爷听。那封信我读过,是孩子放假前写他三岁时我们陪父亲去体育馆玩,父亲抱着孩子玩他喜欢的举高高。那个场面,是孩子在一次看视频时获得的对爷爷唯一直观的

印象。

上午近11时,我们来到父亲坟前,叩头行礼祭拜后,孩子读起了他写给爷爷的信——

亲爱的爷爷:

您还好吗?

我们都很想您。记得在三岁时我们一大家子去体育馆玩儿,虽然您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可您依然抱着我玩我喜欢的举高高。

爷爷,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周口依然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小区门前的榕树像一个个卫士一样保护着小区的安全,那一片片大榕树像一个个奖章一样挂在胸前,那一片片落叶像蝴蝶翩翩起舞似的落在地上。有时我会找一片最大的榕树叶,放在《论语》里,每当晨读时,我总会闻到榕树的味道……

看着坟顶刚添上的几锹新土,看着坟顶刚插上的几枝嫩绿的柳枝在风中

轻轻摆动,听着孩子的朗读声,对父亲的思念从心底慢慢涌上来,我的眼泪逐渐模糊了双眼。

孩子写的这封信,老师在评语中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详略安排不够得当。我初始也和老师有同样的感觉。我问孩子:有些话,比如爷爷已经不在,为什么没有在信中说呢?如果说了不是让人更明白一些吗?他答:有些话我不想说,也不能跟他人分享。我心里涌起一阵感动,也瞬间明白了,孩子对爷爷的那种思念是深深地埋在心底的,从不多的文字中,从天气、环境等的描写中,从那一字一句中,我读懂了孩子那一颗孝心、爱心。

一片哀思祭亡灵,两行清泪流不停。但愿天国路不远,殷殷情深可倾听。敬爱的父亲,您的孙子读给您的信,您在那边听到了吗?

时光,也许可以冲淡世上一切,但唯一不能带走的就是来自亲情的记忆,这记忆使人温暖、让人感动。

“天下之本在家。”我想,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不正是尊老爱幼、父慈子孝、耕读传家、勤俭持家这些传统家庭美德吗?

疫去春来桃李笑,清明人心自愁思。思念故人的,又何止我一个呢?老去的是时光,而不老的是亲情!

春满三川

姜玉海

春满三川四野清,

鹤鸣林苑草花明。

帆扬舟竞千重浪,

诗梦波摇万里风。

红槐花

朱黄

多是春来满素花,

思乡睹物总无涯。

大红国色国槐树,

开得枝头落晚霞。

咏油菜花

史学杰

正是三月好风光,

油菜花开遍地黄。

不与群芳争艳丽,

志在千家万户香。

撒玉铺金十里长,

蜂儿采蜜花丛忙。

碧溪流韵渔樵影,

淡墨难描是故乡。

◎ 散文

槐花开时更思“槐”

倪莉



李硕 摄

前几天,有外地朋友问我哪种树木最具有周口地方的特点。思索了一会儿,我告诉他——槐树。

但是现在,周口怎么就不常见槐树了呢?这个时节正是刺槐开花的时候呢!

再没有比槐树更适合周口了。豫东的四五月份是明亮的、丰满的,让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特别是下过几场雨后,整个大平原仿佛都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记得小时候,槐树到处都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在这个季节,你如在空中鸟瞰,就能看到村庄邻里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大部分是槐树形成的。

我想念槐树,更想念槐花。大槐树、村口、饭场是旧时豫东人家特有的风

貌,浅白微绿的刺槐花,串串晶莹剔透,沉甸甸的,树下三五成群的人们端着饭碗聊着地里收成和家里长短,点缀着周口的暮春初夏。在槐花飘香的季节,摘一篮香甜诱人的槐花,蒸一算槐花饭是最美好的回忆。周口这个地方,有一览无余的大平原,实在适宜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又浑身是宝的,莫过于国槐树。它见证了世代豫东民俗生活的沧桑百味,有着朴实的烟火气。

周口市树——国槐,又名槐树、家槐、豆槐、白槐,是长寿树种之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槐树被人赋予深厚的人文情怀,自古以来是官运亨通、吉祥如意、代名词。《周礼·秋官·朝士》中有述:“面三槐,三公位焉”。由此,古人把皇宫称槐宸,宫廷称槐掖,宰辅大臣叫槐宰、槐岳、槐卿。若是赞誉公卿德高望重,则称为槐望。

周口市喜槐,不仅是因为槐树实用,更是因为其有着浓厚根源文化的寓意。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的乡愁,这种惆怅的、稍带忧伤的乡愁,是懂得槐树的历史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民国《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如今的周口沈丘县有槐店、槐园,更是闻名中原的地理标志,成为周口籍著名作家刘庆邦先生笔下具象的乡愁。可见国槐成为市树,多少带了点周口的地理标志物种和原产地之意。

国槐,之所以能成为代表周口风物的树种,除了因为它有人文象征、深受百姓喜爱,还因为它的根系深扎土壤,

可以很好吸收养分。同时,既喜阳又耐旱,抗寒耐高温,极适合周口的气候。槐树被称有君子之风,坚硬、正直,荫盖广阔。又因槐树极易存活,遇暴雨狂风不易倾倒,便为行道树首选。2016年1月11日,周口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报告,确定了本土树种国槐为周口市树。

国槐荣登为周口市树,已经过去了5年。但是,周口的大街小巷,也只有文明路有一段种植了国槐,而且看起来还有些年头了。其他路段,特别是周口新区,一路上看到的多是法桐、泡桐、玉兰,还有名贵的秋枫树等,只有高速公路出口的休息区有几株槐树。就连周口市图书馆,这座城市的文化中心,也只有大门口孤单的两株。近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为什么深受周口人喜爱的槐树没有得到大规模的种植呢?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舶来品”。要想准确探究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肯定有其原因,原因也肯定是多方面的。随着周口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传统文化在获得传承的同时,也遭遇了损失的危机。我们可以从周口“荷文化”“槐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们与周口传统文化价值的内在联系,来辩证思考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梳理周口这座中原港城传统文化变迁的轨迹,探究城市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

市树是什么?它肯定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载体。它来自本土,是最“下里巴人”的寄托。正因如此,它具有天生的泥土芬芳,深受百姓喜爱。槐树,这种“根祖树”,价格不比法桐、银杏、榭树、玉兰等外来树种贵,反而更因“皮实”好活,充满乡土乡情,而更具周口特色!“种外来法桐银杏是绿化,种乡土国槐海棠是文化”。“满城文化半城水”的周口文化,就在这大街小巷举目可望特色乡愁的遍地“绿化”与“文化”里。这些文化符号犹如周口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胎记,传承着周口记忆、提炼着周口精神,构成城市独特的凝聚力与竞争力。

槐花开时更思“槐”,失去的记忆和正在失去的文化符号,有时会勾起人一点淡淡的忧伤。正如豫东童谣所唱,“大槐树,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现在长在周口的孩子,还能找到这种童谣的感觉吗?

遗落民间的柳笛(外二首)

路雨

一种原始乐器
从不会被时间冷落
带着满脸的本真和雅气
生于民间
喧闹于乡野和市井
早早吵醒了春天
柔柔的春风里
那些青涩的身影
沿着古老的民俗
用最淳朴的方式
抒发内心的情感

放飞了欢快的童年
把绿油油的旋律
带到远方

谷雨帖

没有登过大雅之堂
却能让一个民族的记忆
生生不息 产生共鸣
柳笛声声 声声柳笛
把风儿吹暖
把思念拉近
让绕指的原生旋律
在浓得无法化开的乡愁里
轻抚时光的旧梦
已是草长莺飞
山花烂漫

侍弄了大半辈子庄稼的父亲
把生命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给了钟爱的土地
他熟谙所有的节令
和节令里生生不息的农谚
天不亮就起床
他要下地去转转
听一听
庄稼唠唠叨叨的拔节声

田野里齐刷刷的麦子
在风的簇拥调侃下
卖弄风情 交头接耳
诉说期盼已久的孕事

旋转的手指
触摸冰冷深处的温暖
能听得见骨骼松动的响声
直到周口不可替代、
不可复制的胎记
欲言又止
经历着怎样的扭曲和痛

一群群鸟儿
像掠过枝头的音符
扑棱在鲜亮的阳光下

耐不住清闲的母亲
在自家门口的池子里
骑在枝条上
一夜淅淅沥沥的春雨
让嫩生生的秧苗
争先恐后探出脑袋
在春风里举起小手
与大街上忙忙碌碌的人
打着招呼

坚守

王立志

情未了
像春风走来
脚下的草儿青了
树上的枝头绿了
而我,我们
却依然守护着你
直到阴霾散去
虽然我们从未相识
但爱让我们紧紧相拥
虽然我们从未相识
但我们一直众志成城

是什么让我们志同道合
是什么让我依然拉着你的手
在这狂风里
昂然而立
一个庄严的誓言
在我耳边响起
为了你的幸福
我愿意 我愿意

爱无言
像冰雪悄悄融化
我依然用心呵护着你
虽然我们不曾相识
是爱让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
纵然时光如梭
我也会热烈地注视着你
纵然岁月老去
我也会坚守着那份美丽
你的目光
终会让尘埃落定
你的拥抱
终会让喧嚣寂静

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
而我依旧如初
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
而我依旧如初
情未了 心依旧
我的生命里注定会有你

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
而我依旧如初
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
而我依旧如初
情未了 心依旧
我的生命里注定会有你

◎ 文艺评论

清新隽永 儒雅风流 尽显书卷之气

——蔡峰敏行草书法印象

米学军

蔡峰敏先生是近年来渐为人知的国内实力派书法家,其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性书法比赛或获大奖,如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暨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全国首届书画艺术分科选评展、当代中国书坛中青组草书人选拔、第三届全国新世纪全国教师三笔字毛笔字作品优秀奖、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全国艺术联展三等奖、21世纪世界艺术发展最具贡献奖银奖、中华文人书画优秀奖小品展银奖、纪念苏东坡逝世900周年全国书画大展入选、王屋山杯中国名人书画大展书法组佳作奖、中国国学杰出贡献书法金奖、首届草圣奖暨纪念张旭先贤诞辰1330周年全国书法大展金奖、中华腾龙书画大赛二等奖、避暑山庄杯全国书画大赛银奖、和平女神杯首届国际书画大展暨和平奖、国际精品书画大展赛优秀奖等。2012年,其书法作品入展中国农村文化节书画大展;2013年,其作品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教学成果奖等。

蔡峰敏诸体兼善,尤擅行草。观察峰敏的行草,清新、隽永、蕴藉、优美、可人,儒雅风流,尽显书卷之气。

自古以来,书法就有庙堂之气、金石之气、山林之气、流俗之气、书卷之气等诸说。清人刘熙载独推“书卷之气”;他在《书概》中说:“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俭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苏笋气,皆士之弃也。”他所说的“士气”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书卷之气。

何谓书卷之气?著名书法家张华中先生说:“竹影弄月,风姿绰约。箫吹古梅,萧散中和。灵动俊丽,温文尔雅。清虚高简,蕴古扬逸。如束身老儒,节疏行清。有春阳之丽,夏荷之芬,秋兰之韵,冬泉之冽。非学识广博,裁择宜精者弗能至也。”简单来说,具有书卷之气的书法作品总体来说应该呈现一种:温润、儒雅、蕴藉、清新、隽永、优美、可人的书法。

楚默先生在《“书卷气”的几个重大

问题》一文中说,书卷气的作品一般具有如下特点:“在用笔上,垂缩往复、顺逆上下都能随性到位,转折收放无不如意,因而线条圆劲有力,无轻靡浮弱之病;在结体上,奇正、疏密、堰仰向背和谐优美,纵横潇洒又不主故常,平正险绝浑然一体,粗纤浓淡皆得自然;在章法上,穷变化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形势错落,行气流贯,整幅作品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

楚默所讲的书卷气作品应有的这些特征,在蔡峰敏的行草中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体现。蔡峰敏的行草,气势充沛,线条流畅,运笔转折收放自然,结体奇正、疏密、向背和谐优美,章法错落有致。

观察峰敏的行草,线条有粗有细,但他的粗不是粗笨、粗壮,而是粗中有柔、粗中有细;他的细,不是纤细、弱细,而是细中带刚、柔中带硬。他的结体,虽有险绝,但他的险不是险怪、奇诡,而是险中有平、险中有稳,他的险是平中之